

二律背反——《菊与刀》¹后对日本的感性体会

初看日本，这是一个摩登而素净的国度——东京塔上，便可远眺富士山的明净；天空树旁，便可望见隅田川的澄澈。神社旁，新干线飞驰而过；鸟居外，航空港熙熙攘攘。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交汇，古朴与新潮在这里碰撞，静谧与喧哗在这里重合。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无论是东京的车水马龙亦或是北海道的层林叠翠，日本列岛和谐地包容着万物，让他们交相辉映，互不相侵。

再看日本，是基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·本尼迪克特所著《菊与刀》一书的。鲁思笔下的日本，抛却了日本现代飞速发展的物质成果，而从精神上探究日本人与大和民族的秉性。阅读本书后，方才发现本人对日本的第一印象，只是日本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的冰山一角。众多更深层、更隐含的元素，还有待探索、发现与验证。读毕此书，方才发现，复杂、矛盾甚至相悖，早已渗透进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。

日本人爱美而黷武。“山谷明月光，流萤皆彷徨”²，“物哀”之美，自江户时代便随风潜入夜，从文学潜入文化，成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古老元素。长谷川等伯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两三棵松树旋即收笔，却用留白描绘出松林之深远幽寂³。“幽玄”之美，百年前便已化作浮世绘与水墨画中的“留白”，默默熏陶与塑造着日本人的独特美学文化。大和民族身体力行、代代相传，让“爱美”成为国之主流。然而，无论是古代的数次“合战”亦或是近现代的多次侵略战争中，日本人在爱美的同时，却仍还在摧毁着美。毁灭与屠杀中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军人，依然能悠然享受茶道花道的美好；自己心中的美被破坏了，便要以死殉葬。如秋叶之静美，增添最后一丝美好。爱美，却毁灭美。黷武，却崇尚“和”。

日本人尚礼而好斗。每逢传统节日，神鸦社鼓、流光溢彩是日本街头的常态，对传统节日的尊重与传承印证了其拳拳尚礼之心。谦辞与敬辞纷繁复杂，晦涩难懂，却需根据不同的人灵活应用，即便是日本首相，也会向下榻酒店的清洁工写下一封真诚的感谢信。学不会察言观色、不知礼节，便难以在日本社会立足。然而，武士道精神支配下的他们，却会以最野蛮的方式解决矛盾——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狭路相逢，血溅五步。对于他人生命无情地剥夺，却在这个尚礼的社会中，被默认为不是“无礼的”。决斗甚至是蓄意谋杀，都可超越法理被他们所原谅甚至尊敬。对生命的漠视让他们的尚礼精神缺少了主心骨，变得畸形而矛盾。

日本人喜新而顽固。他们欢天喜地地接受着大化改新、明治维新、战后重建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却难以更改许多早已过时的繁文缛节：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，却固执地保留下天皇；早已进入热武器时代，却执拗地在各大战场用刀；曾有着最先进的巨舰大炮，却缺乏最基本的损管与救援设备……因此，他们会使用最先进的战机，采取最古老的战术——撞击，组成二战中臭名昭著的“神风敢死队”，以此来捍卫他们的喜新与顽固。

日本人服从而不驯。他们会服从最严苛的命令，也矛盾地违背着最基本的准则。他们愿

意服从上级的一切指令，即便是切腹自尽；但以下克上却总是成为常态：战国时，家臣推翻大名，大名推翻幕府；二战时，下级军官屡屡刺杀高级官员。纪律严明的他们，却同时自由散漫，二者本来无法并存，却戏剧般地共同表现在日本文化之中。

爱美，却又黩武；尚礼，却又好斗；喜新，却又顽固；服从，却又不驯。“并行却相悖，并育却相害”成为了日本文化的现实。所有的这些元素抵触、矛盾、冲突，却畸形地聚在一起。让当代日本和谐而暴力、谦逊而积极、摩登而古朴、拘束且自由。一切，在二律背反中蓬勃萌芽，一切，又在二律背反中畸形生长。《菊与刀》一书中的日本，让人费解，却让人心驰神往；让人赞叹，却让人黯然神伤。一切都并行并育，成就了在二律背反下依然茁壮成长的现代日本。

¹ 《菊与刀》，鲁思·本尼迪克特

² 日本俳句，原石鼎

³ 《松林图》，长谷川等伯